

蝙蝠

第一章

一 巩晓嘉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只丑陋的蝙蝠，这是我丈夫杜天平说的。

他这话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缺点还是弱点，不明确。他喜欢说不明确的话，以掩饰他的躁动和平庸。他是县刑侦大队的队长，但他上任三年来没有破获一个有影响的大案。刑侦大队！刑侦能平静吗？刑侦会不出英雄吗？如果我是刑侦队长，我可以想像我会出彩到什么样子。

我反问他，我身上有一只蝙蝠吗？他沉默了，开不了口。

我在公安局三年：第一年在市武警系统散打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第二年我只身到新疆抓杀人凶手。我押着他上火车过新疆，过甘肃，过陕西，过河南，一直押到江汉平原，威振全

县。第三年，我就被任命为金汉江这个全县有名的开发区派出所所长。

时间是下午五点，我开着警车到金汉江开发区上任。我一边开车一边哼歌。汽车在柏油路上轻驰，我的心情如同窗外那轮太阳，柔软、微晕，还有开阔。我没要任何人送，包括杜天平。他反对我来当所长，为此我们吵了一架。

车子拐进开发区，有人在闹事。我碰上了人称开发区第一混混儿的贾大。

贾大在欺侮李贵书。贾大用脚划了一个圆，把李贵书圈在里面，逼李贵书脱裤子。李贵书捂住裤带往后退。他退不动了，后面是货运出租车。贾大说，脱！难道要我动手给你脱？人群一阵沉默。贾大逼上前去。

我走过来了。人群闪开一条缝。

贾大突然间有点蒙。他问，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他。人群中有人认得我，说，这是新来的派出所所长。贾大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贾大说，难道你就是巩晓嘉？

我问，你是谁？

贾大说，你连我都不知道吗？你连我都不知道，你当什么派出所所长？我叫贾大。

我哦了一声，说，你在干什么？

贾大指指李贵书说，我在脱他的裤子。

我提高声音说，光天化日的，你脱别人裤子干什么？

贾大一本正经地说，报告巩所长，我要和他比鸡巴！

人群爆发出一阵狂笑。

我的脸像被刀片刮了一下。我扫了一眼人群，笑声戛然而止，像有乐队在指挥。我问李贵书，他为什么欺侮你？李贵书啪一下立正身子，他的样子让我愣了一下。李贵书说，开发区让我开录像店不让他开。

贾大说，凭什么你能开我不能开？你的鸡巴大一些吗？

贾大手指头上夹着纸烟。他的纸烟掉在地上。他感到胳膊麻了，愣了一下，说，你把我烟打掉了吗？

没等我回答，贾大一拳挥过来。人群一阵尖叫，四散开去。贾大没等拳头碰到我，自己先一屁股摔在地上。他站起来一个飞腿。我把他的腿蹬在空中，另一只脚飞起来踢中了他的脖子。贾大倒在地上。

散开的人群惊呼起来。李贵书看着我，我挥挥手让他走。李贵书的腿很短，速度却极快，一挫一挫地跑。他长得矮而壮，按说不该这么怕贾大。

我用脚尖踩住贾大的喉咙，贾大不敢动了，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我说，你就是开发区第一混混吗？贾大呜呜了两下，我松开脚尖。

我说，你还有什么功夫，使出来！我奉陪到底！

贾大说，碰到你，算我倒霉。

我说，贾大，我不管你第一混第二混，你全县问一问，看我

巩晓嘉是谁。

贾大说，谁不知道你呢？你是全县的散打冠军，有名的连环腿。

我很高兴，松开脚尖。贾大爬起来。我说，贾大，我来当所长，你要老实！

贾大说，好。

我没想到贾大长得高大健壮，却这么不经打。我喜欢经打的人，喜欢硬骨头。我有点失望。不单是金汉江，全县，甚至整个江汉平原都让我失望。无论是红道黑道，都这么稀松而让人失望。

贾大看我四处张望，问，你找水上娱乐宫吗？我给你带路吧。

我点过头，贾大给我带路。我心里想，这个贾大，他怎么知道我要找水上娱乐宫呢？

出了开发区，眼前猛然一开阔，迎面一条汉江，洁净而安宁。开发区主任朱永富、水上娱乐宫的老板张品味和派出所的几个警官都在水上娱乐宫的门楼前面，电话里约好了，晚上为我接风。

朱永富生就女人般白皙的皮肤，额头前居然留着女孩子一样齐刷刷的刘海儿。五十多的人，看上去只有三十几。张品味理着平头，戴一副眼镜儿，像一个大学助教。

从门楼到汉江的水上娱乐城有一道铁索桥，众人簇拥我跨上索桥。

我听到猛的一声炸喊：巩晓嘉！

我回头看，原来是贾大。我以为他早走了，没想到他还在门楼的角落里站着。贾大怒气冲冲地说，你就这么走吗？

我说，你还有什么事？

贾大说，我给你带了半天路，你连一声谢谢都不说吗？

我扭头继续走。这么一个不经打的人，谢他什么呢？贾大想朝门楼里冲，两个保安在阻拦。张品味轻唤一声，一条巨大的黑影擦着我们身子朝门楼冲。那是一条狗。我怔了一下，狗在飞奔，快得像箭一样。

它的名字叫黑箭！张品味说。我曾经做过试验，五个武警都不是它的对手！

二贾大

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女人长着金 ×。

用我贾大的话说，一个女人，不管你多漂亮，多有身份，哪怕你是王母娘娘的女儿，都是一个肉长的人。都没啥鸡巴不得了。

一个黑影闪电一样扑倒我。它的两只前爪树根一样钉在我身上，舌头有一尺多长。我的魂都吓成了八块。你见过能跃得比人还高、像黑塔一样的狗吗？

倒在地上的一瞬间，我以为我要死了。但是一声唿哨响过，这条狼狗一下子又消失得没有踪影了。我以为我做了一场梦。但是我倒在地上，我的脖子被狗扒偏了，正不过来了。这证明我没有做梦。

巩晓嘉，这个长得像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的女人，她在上任的第一天就羞辱了我两次。她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她看来真是太小看我贾大了。巩晓嘉，老子不日你一回，老子还叫贾大吗？

日巩晓嘉一回。这个想法把我吓了一跳，但我很快又下定了决心。她不是一个金×，为什么不能日呢？

这么想定了，我开始正脖子。喀嚓一下就正过来了。

我赶到菜市场，天全黑下来，菜市场里早没有人了。我到臭烘烘的肉架下面寻找猪肺和猪骨。猪骨找到了，没有找到猪肺。我找到屠户家里。我喊，开门！开门！屠户说，贾大，有事吗？我用脚踹，说，开不开？屠户打开门。我在肉堆里扒出一串猪肺。屠户说，猪肺别人都不吃了，你要它有什么用？我揣在怀里，恨恨地说，老子要张品味的狼狗吃！

开发区晚上比白天热闹，夜市像城里一样能开到凌晨三四点。这里原先只是一个村子，因为有一条公路穿过，现在居然成开发区了。朱永富有什么本事呢？在我看来，他只有吹牛×的本事。他不就是靠卖公路边的地，靠公路边的酒楼和发廊，靠几个川妹子拉扯那些过往的司机在赚钱吗？没想到我们这个地方居然成了全县全市开放的典型！

我的肚子饿了，就去找周兰兰的炒粉摊儿。周兰兰不在，只有一个帮忙的小工。我问，周兰兰呢？小工说，回家了。我说，还没转钟，怎么就回家了？小工说，朱主任刚才喊她，她就走了。

我的精神一下提起来了。朱永富和周兰兰搞皮绊是开发区公开的事，我听说了很长时间，还没见识过。今天我要见识见识。

周兰兰住在开发区最偏僻的靠汉江这一边的角落里。我趴在窗户上听，里面果然有些响动，声音含含糊糊听不清。过了一会儿，清楚一点了。周兰兰说，快一点，我还要卖炒粉啊！一个酒声说，你这个人，怎么天天只晓得卖炒粉呢？周兰兰说，我不就是这个命吗……

我跑去找李贵书。李贵书还在录像馆里。几个民工围住他说，放毛片，放毛片！我们每人多出五块钱！李贵书说，我真没有毛片。打工仔们说，别个录像馆都有毛片，偏你就没有毛片？李贵书说，我真没毛片。几个民工骂骂咧咧走开去，我跑过来了。

我扯住李贵书说，快快快！朱永富在你家里，和你老婆干那个。李贵书脸色变了一下，说，贾大，你骗我吧？我老婆在卖炒粉。我说，李贵书，我亲眼见到的，你不信吗？李贵书站在门口，气鼓鼓的样子。他生气的样子像一只大肚青蛙。我说，你快一点行不行？你再不快一点，他们都干完了！

李贵书往里屋走。我说，你怎么了？李贵书说，我老婆在卖炒粉呢。我揪住他耳朵，说，你去看看你去看看，她还在卖炒粉

吗？李贵书肚子像被针戳了一下，怎么都鼓不起来了。凭我怎么刺激他，他都只有一句话，说他老婆在卖炒粉。我一脚踢他屁股，骂他说，人家在日你老婆，你还装聋作哑！你还是个男人吗？

三 张警官

有谁会想到贾大挨家挨户去散发《禁赌倡议书》呢？

昨天夜里，我们派出所全体出动，在整个开发区抓黄抓赌。到今天清晨，派出所已经关不下人了。院子里的窗户上、篮球架上和树上，铐着的都是些嫖客、赌客和妓女。这是巩晓嘉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

我忙了一夜。在早点摊上吃了一碗鱼汤米粉，骑着摩托车就进了大院。我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铐在篮球架上的女人在说话。当时没有看清是谁，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贾大，那个女人就是开发区有名的妓女白春。

原来巩晓嘉找贾大谈话。巩晓嘉说，这《禁赌倡议书》是你散发的？贾大说，是。巩晓嘉说，你什么意思？贾大说，我禁赌啊。巩晓嘉说，你禁赌？你禁赌还要我们干什么？贾大说，禁赌是你们的专利吗？巩晓嘉说，贾大，你赌博被我们抓过吧？贾大说，是啊是啊！正因为我赌过博，深受其害！我才要禁赌。巩晓

嘉说，贾大，你怎么唱歌样的？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有什么目的？贾大正准备说话，巩晓嘉刚好来了个电话，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走走走！

贾大从巩晓嘉办公室出来，在院子里看见了白春。白春一只手铐着，另一只手从荷包里掏瓜子磕，瓜子皮雪花一样在空中飞舞。贾大喊，白春！白春看了一眼贾大。贾大说，干什么你？白春瞄一眼手铐，说，废话。贾大说，你好像一点都不怕呀。白春说，怕什么怕？我卖自己身上的东西怕什么怕？贾大说，你天生是个婊子相。白春一只瓜子皮吐到贾大脸上，说，你来干什么？贾大说，我禁赌啊。白春笑嘻嘻，你禁赌？白春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贾大从怀里掏出《禁赌倡议书》，啪啪在手上拍打，边拍打边说，公安不信，婊子也不信？白春说，你张口婊子闭口婊子，你还欠我钱呢……

我停下摩托车，喊，谁在嘻嘻哈哈？这是你们家韭菜园是不是？往近一看，是贾大和白春。

我以为贾大是抓进来的。我说，哎，你怎么没戴手铐？贾大说，凭什么？借你个胆子试试！我很生气，掏出手铐来。贾大伸长手臂到我面前，说，铐铐铐！谁不铐谁是孙子。我有点犹豫。我问白春，他是干什么来的？白春边吐瓜子皮边说，他是我的嫖客啊！我咔嚓一下把贾大铐住了。

贾大高举着手铐往巩晓嘉办公室里冲，嘴里喊，巩晓嘉！巩晓嘉！巩晓嘉从办公室出来，问，怎么回事？她看见贾大戴手铐

了，有点纳闷。贾大喊，巩晓嘉！你打击禁赌！你居然给一个禁赌的人戴手铐……话没说完，贾大开始在地上打滚。

巩晓嘉问，怎么给他戴手铐？我说，他不是个嫖客吗？白春见玩笑开大了，跟我解释。我和巩晓嘉都听明白了。我给贾大解开铐，贾大继续打滚。我和巩晓嘉在一边看着贾大喊冤表演。白春说话了。白春说，巩所长，他原先嫖过我，有欠条在我手上。贾大一骨碌爬起来跑，边跑边喊，巩晓嘉！你给禁赌的人戴手铐，我要告你……

我望着贾大的背影，有点纳闷。一个混混儿，突然满大街去散发《禁赌倡议书》，他到底想干什么呢？我对巩晓嘉说，所长，我不是有意铐他的，我没搞清……

巩晓嘉轻蔑地说，你真怕他告？那就让他告，他能把汉江告成长江？

四 周兰兰

有好汉，无好妻；赖汉娶个娇滴滴。我们江汉平原流行的俗话，怎么会应验到我身上呢？

李贵书能娶我，我会嫁给李贵书，在整个金汉江，是谁都不会相信的事。我在做姑娘的时候就是整个金汉江的一朵花。有一天，我和爹到汉江上打鱼，没想到在江心里打起来一个湿漉漉的

小伙子。我们把他救活了。他就在我们家里住了下来，帮我爹种瓜种地和打鱼，这个人后来就成了我的丈夫。这就是婚姻。婚姻是一件怪异的事情，不可思议。

我的丈夫李贵书，是整个金汉江最最无用的男人。我们原先叫金汉江村，因为靠近一条公路，加上朱永富前前后后找县领导要政策，才成立了这个开发区。一个村变成全县有名的开发区，这里面多少发财致富的机会呢。各家各户为了土地，为了能在公路边上建一个酒店和发廊，都抢疯了！只有李贵书不动，他仍然和原先一样，每天挎着菜篓去卖菜。卖菜能致富吗？几乎所有金汉江的人都发了财，盖起了楼房，我们家还是住在最偏僻的汉江边的平房里。种粮错一季，嫁郎错一生。这是我的命吗？

这还不算。有一回贾大欺负我，手伸进衣服里面摸了我的乳房。他脱我裤子的时候，被我抽空踢了一脚。这一脚踢中了贾大的要害，要不然贾大恐怕就得逞了。晚上李贵书卖菜回来，我跟李贵书说了。李贵书气紫了脸，他从厨房拿一把菜刀，放在水缸边的磨石上霍霍地磨。老子杀了他贾大！老子杀了他贾大！他一边磨刀一边恶狠狠地说。我当时很害怕，我说，他又没真的占成便宜，你怎么杀他呢？但是李贵书旋风一般地冲出去了。我跟着追出去。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李贵书正在院子前面恶狠狠地砍树，一边砍一边骂。我倚在门口忽然笑了，我不相信我居然笑了，越笑心里越冷。

接下来的事情更没人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开发区朱永富主任把我睡了。我的男人没有用，我只有去求他。他是开发区最大的官。他给我们办了录像馆的执照，帮我们在公路边租了门面，我拿什么感谢他呢？有一回我们在屋里睡，李贵书碰巧回来了。李贵书啪啪啪喊门，我吓坏了，但是朱永富没怕。朱永富说，谁呀，是贵书吗？外面马上没有声音了。朱永富坚持把事情做完，穿衣服出门。李贵书还在院子里劈柴，朱永富昂着头走了。我看着李贵书劈柴的样子，笑了一下，慢慢把眼泪笑出来了。我说，李贵书，你去找个婊子玩一回吧，免得心里难受。李贵书说，怎么会呢？我说，真的，你录像馆隔壁酒楼的那个婊子白春，长得就很漂亮。李贵书说，不漂亮。我说，真的，白春是开发区最漂亮的人，比我要漂亮。李贵书摇摇头。

天下还有更没用的男人吗？

财富像一只只蝙蝠，总是生长在黑暗潮湿的地方。这句话是朱永富说的，它具有无比的正确性。那些开在公路边的、深夜还灯火辉煌的酒店、发廊和录像馆，哪一家没有发财呢？当然李贵书开的录像馆例外，因为他从来不敢放黄碟。

中午的时候，我指挥几个民工给开发区安装广告牌。这是朱永富关照给我的一笔生意。广告牌的位置设在汉江桥头的公路中间。我站在梯子上，指挥民工用滑轮吊装。从我这个角度看汉江，乌蒙蒙的一片。

贾大来了，说，嗨嗨。好大一朵花。

我没有听见，我正在看乌蒙蒙的汉江。贾大又说，嘿，周兰兰，好大一朵花。我低头看见了贾大，他正站在我的梯子下面。我下意识地夹紧双腿，我发现贾大从裙子下面在偷看。

贾大说，多大的一朵花！你夹住它干什么？

民工们都听懂了，嘿嘿嘿坏笑。我命令民工们开始往上吊，不理贾大。我们一边吊，贾大一边看。贾大开始念：金一汉一江一私一营一经一济一走一廊，环一境一宽一松，服一务——一流。

啊呀，贾大怪叫一声，这不是黄色广告吗？

我们没理他。

贾大说，周兰兰，你安装黄色广告牌，你想坐牢吗？

我问，怎么是黄色广告牌？

贾大说，什么“环境宽松”！什么“服务一流”！三岁的小娃都明白，这不是搞“红灯区”吗？

我不敢安了，打电话给朱永富。朱永富带着张警官飞着摩托车过来了。

朱永富问张警官，“私营经济走廊”，黄不黄？

张警官说，不黄。

朱永富问，“环境宽松”，黄不黄？

张警官说，看不出黄。

朱永富又问，“服务一流”黄不黄？

张警官又说，还是看不出黄。

朱永富说，贾大，你看你看，公安的同志都说不黄。

五 白 春

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指引着我，要不然我怎么会金汉江这个地方呢？我的老家在长江的上游宜宾地区。一天，我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在家乡就呆不住了。我坐船顺长江向东，向东，一直向东。我没有目的。一个女人长得漂亮相当于有了一个小银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这个银行就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身体。我坐在船上，像一个大官和富豪那样，看中岸上哪个城市就下船玩，玩够了就上船向东再走。我先后在重庆、宜昌和武汉都住过，时间都不长。但是到了江汉平原，到了金汉江开发区这个小地方，我忽然不想走了。我觉得我曾经在哪见过这个地方。我在这里留了下来，一住几年。

我倚在水上娱乐宫的栏杆上晒太阳。从派出所出来，我就不在酒楼做了，我现在是水上娱乐宫的桑拿员。午间的汉江寂静而金黄，阳光像金子一样一块一块铺在江面上，真是美极了。我的心里面怎么就有了一捆湿柴烧出的浓烟般的惆怅。怎么回事呢？我努力地让自己笑，嘻嘻嘻嘻地笑，但是笑声很干很空。我趿着拖鞋从娱乐城笑到索桥，索桥一晃一晃；我又笑到门楼，两个保安正在打瞌睡，我没有把他们笑醒。我的脚指甲涂成了红色，我一边笑一边活动着指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帮我赶走内心莫

名的惆怅，这说明我出问题了。

门楼前面有人在探头探脑。我定了一下神，喊，贾大！

果然是贾大。贾大从芭芒地里钻出来。我说，贾大，你狗头狗脑干什么呢？

贾大四处警惕地看，问，狼狗呢？

我说，黑箭吗？没看见。

贾大说，老子要毒死它！

我说，就凭你吗？你没尝过黑箭的厉害吧？

贾大说，那你等着吧。

我说，贾大，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和一条狗过不去呢？

贾大说，我就和它过不去。

我和贾大说不下去了。一个人专门和一条狗过不去，跟这样的人再说话有什么意思呢？

我转身准备走，贾大喊，白春，我今天有钱。

我停下来，一下子没明白，说，你什么意思，贾大？

贾大说，我想干你一回。

我明白了。我的脸上有点不自然，一个和狗过不去的男人，要和我干那事吗？

我说，贾大，以后别再找我了。我现在是娱乐城的桑拿员，不干那个了。

贾大当然不相信。

贾大说，扯什么淡？桑拿员不就是给男人洗澡的人吗？洗了